随着天空收起最后一缕云霞, 天色渐渐暗了下去。慢慢地,月亮 升了起来。在它的照耀下,土地泛 着清幽的光,父亲借着这光,在对 面的山坡忙碌着,他的身体和夜色 融为一体,让人难以分辨。

我就着月光,坐在墙角的小板 凳上,认真地砍着猪食。绿油油的 红薯藤,将小小的我围在中间。我 的左手拿起一把红薯藤,慢慢往前 送,右手拿着刀,一下一下有节奏 地往下落。每天都要重复这样的 动作,不开灯,我也不会耽误手里 的活儿。

其实,真要拉亮电灯,也看不清楚。泥巴糊的土墙房子,一盏灯,挂在高高的房檐下,那团昏黄的光,被黑暗稀释、吞没了许多,只剩下巴掌那么大块明亮的地方。头顶的月光,可就强多了,它明晃晃地铺了一地。那年月,一切都要省着用,电费又昂贵,我们也就特别喜欢有月亮的晚上。

有月亮的那天,晚饭会比平常晚。因为父母要借着月光,多在地里忙碌一会儿,我们做了作业,忙完农活,就可以在院坝里自由玩耍了。我们三兄妹玩起了游戏,从"躲猫猫"到"三个字",再到"冰糕化了",我们沐浴着洁白的月光,敏捷地跑来跑去,笑声从院坝里如水般泼了出去。小伙伴们寻着声音,羡慕地赶来,也加入了玩耍的队伍。一时间,这个用石头铺成的小院坝,被脚步声、笑声、说话声挤满。

直到房前屋后响起父母的呼唤声,伙伴们才陆续回家吃饭。父亲和母亲,也扛着锄头,披一身洁白的月光,从夜色中明亮地走来。

我们把热在锅里的饭菜端上桌,一家人围坐在昏黄的电灯下,吃着简单的饭菜。吃完饭,我们麻利地洗了碗,煮好猪食,就搬着长条凳,去院坝里乘凉。父亲在我们的一再央求下,讲起了故事。他从儿时的生活、见闻讲起,再给我们聊听来的趣事和书中看来的故事。那时,我特别佩服父亲,常常猜想,他瘦小的身体里,怎么能装下那么多故事。

一旁的月亮,也听得出了神,忘记提醒我们时间。不知不觉,夜就深了。客厅的挂钟"铛铛"敲了十一下,父亲连忙催促我们去睡觉。躺在床上,那些故事里的人,还在脑海里晃动着,吵得我睡不着。月光,透过木头窗户,走了进来,她伸出母亲般温柔的手,轻轻拍打着我,慢慢地,我就掉进了梦乡……

后来,搬进了城里,月亮被防护栏阻挡在窗外。我也开始忙着读书,忙着工作,也不再关注它。我的小伙伴,也分散在了城里一间间钢筋水泥的屋子里。那些月光如水的夜晚和自由嬉戏的时光,也一去不复返。那轮明晃晃的月,渐渐成了挂在心底的一盏旧灯,只有在拂去时光的尘土后,才会在记忆里亮一会儿。

# 二舅的"书屋"情结

□ 杨力(四川)

大地清明,春光无限。一早,田野上的二舅也开始忙碌,播种、施肥、覆膜…… 广袤的田野上,新的耕耘已经开始,新的 丰收正在孕育。

二舅干的这门技术,叫玉米大豆套种模式。对于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把式来说,这门技术曾经让二舅犯难:种玉米,不成问题;种大豆,不在话下。干百年来,一代又一代的农人从刀耕火种走向现代文明,靠的就是踏踏实实的务农,珍惜土地,珍惜种子,珍惜粮食,用朴实与坚韧养活一代代子孙。时代在进步,技术在推广,"单打独斗"的玉米和大豆要套种种植,增收增效是最终目的,二舅想干,又畏首畏脚。

二舅至今还能想起去年村上开动员 会,地点就在村上农家书屋外面的空坝 上。技术员在前台讲套种的要领,二舅和 许多农户在下边当听耳边风。要改变种 养习惯不容易,要改变小富即安的心态更 是难。技术员把农家书屋的书抱出来,分 给每人一本,让大家看书养神。

二舅手上这本读物叫《果树种植与园艺学》,高深的东西看不懂,但二舅从书中悟出一条门道,果树只当果树种植,充其量就是果树,而一旦融入园艺美学,果树种植就有了观赏性,才能吸引观光旅游,通过实现农旅融合而达到效益倍增的效果。

技术员上前和二舅进一步交流,说乡 上每年举办桃花节,貌似和农户个人增收 关系不大。而实际上是以花为媒,利用春 游赏花之机,扩大了地方知名度,推出了 地方的特色产品,如当地黑山羊、国优土 鸡等,以活动带动品牌推广,潜移默化影响消费,影响社会对一个地方的认知,助力乡村振兴,这就是基层政府倾力服务"三农"在做的事情。

二舅回到家,反复琢磨技术员的用心,摸一摸手心手背,仿佛翻书的余温还在。套种套种,不外乎利用科技让传统种植更加科学,帮助农民增收啊。

吃过午饭,二舅出门溜达,不知不觉又溜到了村上的农村书屋前。书屋建了好几年,二舅还很少走进来,抬眼一看,满屋子的书,坐了不少乡邻,农村书屋很受欢迎呢。

几个孩子在认真翻读《傅雷家书》,一个打工多年又回乡务农的壮汉正在看《农业发展与技术》。村里出了名的乡贤王大爷读的却是《说不尽的长征》,见二舅进

来,深有感触地说:"过去以为'人不吃饭饿肚肠,地不上粪少打粮',现在才知道'不吃饭则饥,不读书则愚'! 农家书屋把知识、文化、科技送到千家万户,不进来看一看、学一学,都不配做一个新时代的农人!

从这天起,农家书屋多了二舅这个常客,每遇春耕播种,病虫害防治,农业新技术等等,二舅都习惯到农村书屋翻一翻、学一学才踏实。去年二舅第一次玉米大豆套种就获得丰收,今年国家更是把这项农业技术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,二舅浑身充满干劲。

二舅说,有咱国家撑腰,有农村书屋添劲,农村更有奔头,共同致富的美丽新农村正在实现。

## 等你等到油菜花开

□ 张儒学(重庆)

1

记忆打开春的大门 让阳光悄悄地照进来 我的心花一样舒枝绽放 等你终于等到油菜花

你踏着三月春风而来 整个大地暖暖的艳艳的 这好像是在心灵的某一处 那一大片油菜花蝶飞凤舞

你在油菜花地里凝望 风吹过你的脸颊 满世界都浸透着柔情 油菜花的馨香让我陶醉

2

我在寻你的路上 总能看到许多油菜花 让我想起我们的约定 相逢在油菜花开时

那天我和你偶尔相遇 在一片油菜花地里 我忘了记下你的名字 唯有油菜花一簇簇的黄 仿佛是初相识的你 我远远地站立 看你在花丛拍照 我便记下这无法忘却的瞬间

3

如果我这次来采风 就是与你相逢在铁马村 或者别的某个地方的油菜花地 这里将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

那金灿灿的花海照耀着大地 太阳般的颜色火一样的热情 那一片一片的油菜花 正灿烂了对你的思念

我是因为寻你而来 想象着你在油菜花丛中奔跑 沙巾挥舞着朦胧的背影 我的心如细雨纷飞

从冬等到春 终于等到油菜花开 你依然在我记忆中 时隐时现,若有若无





#### 对你说

□ 红线女(重庆)

和一个人的醉有关 它的密度和厚度都有美好的形体 酒话或歌声 都已久违 一千遍你说过 一千句你还说

可你知道我不敢相信 这是我们有信 你会一直站在阳光下 你会一个的怀抱 微荷叶 像有一腿 像大温的 像大温的

摄影。周宇

# 远征抗战——大足铁器与滇缅公路的不解之缘

□ 胡才荣 文/图

说起抗战中的"滇缅公路",中国人民不堪 回首,至今却记忆犹新。而说起大足的铁器, 大足人民无比振奋,因为抗战救国有"我"。 大足铁器与滇缅公路到底有怎样的缘分?

### 一、滇缅公路的由来

滇缅公路,是指东起从中国云南省昆明、西至缅甸腊戍,全长1146.1公里的公路线,其在云南省境内部分长959.4公里,占总里程的83.7%。这条铁路外依仰腊铁路,经仰光通往印度洋,内接滇黔、川滇等公路,经重庆通向全国,是抗战时期横贯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重要国际运输动脉,被称为是"支持正面战场、供应抗战给养的生命线"。

1937年7月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日本侵略军很快占领了我国华北、华东及东南沿海广大地区,截断了中国的海上国际交通,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,企图以此窒息抗日力量,达成鲸吞中国的狼子野心。

在严重的形势下,当时偏居重庆的国民政府极力想开辟一条新的国际通道,以免政府成为战时"孤岛",那么通过缅甸仰光港口获取抗日物资,无疑是最好的抉择。于是,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的重要"生命线"——滇缅公路应运而生。

1937年11月2日,国民政府下令抢修滇缅公路。经与缅英当局商定:中国在原来已筑成的昆明至下关公路的基础上,负责修筑下关到畹町的中国境内路段(全长547.8公里);缅方负责修筑腊戍至畹町的缅甸境内路段(全长186.7公里),以一年为限。

事关国防军事及抗战前途,云南省政府不敢怠慢,采取"非常时期"动员办法,通令该路沿线各县和设治局(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相当县一级的政权机构),限12月份内征调滇西各县农民义务修路,务必于一年内完成。

#### 二、筑路铁器工具考略

"修公路,大建树。凿山坡,就坦途。造桥梁,利济渡。裹粮携锄沧潞边,那管老弱与妇孺……"这是1938年云南全省抢修滇缅公路期间,时任龙陵县长王锡光为激励民众修路而创作的《滇缅公路歌》。

据记载,龙陵县承担修建的滇缅公路怒江东岸等子铺路段地势险恶,瘴疠肆虐。在没有任何机械帮助和财物报酬的情况下,王锡光奉省府严令,组织全县1万多民工,冒着生命危险,在悬崖峭壁间挥汗洒血,用锄头、钢钎、铁锤等工具凿出了一条长达40余公里的盘山公路。



滇缅公路路线图。

1937年12月,滇缅公路工程正式开工。整个路段修建工程中,除陆军独立工兵团一部及交通部直属施工队伍被紧急抽调前来云南,负责咽喉部位及重要路桥的关键工程外,其余路段全靠民工。这些民工使用着最原始的锄头、十字镐、铁铲、撬棍、扁担、竹箕、草绳、钻子、大锤、炮杆等工具来挖毛路、用石滚子分层碾压、再铺石子碾压成路。其所用的石头都是就近取用,附近河里能搬动的石头几乎被捞光,其余从山上开采,用铁锤一锤一锤敲成石粒铺成路基。

在滇缅公路施工的高峰期,全线施工人

数日均达5万余人,最多时达20万人。 1938年8月31日,仅仅经过9个月时间,民工们徒手筑成的滇缅公路终于提前竣工通车。此时,大量的援华物资通过滇缅公路,东接滇黔公路、川滇东路、滇黔南路等多条公路,一路送至昆明,再运往陪都重庆和全国各地。

日军因此恼羞成怒,从1940年10月起,至1941年2月,出动飞机对澜沧江上的功果桥和怒江上的惠通桥进行狂轰滥炸。1942年5月,日军占领了缅甸大部分地区和云南西部,切断了中国与同盟国之间最后的陆上交通线——滇缅公路。

为粉碎日军对中国陆路的战略封锁, 1942年12月,另一条滇缅公路——中印公路开始施工。中印公路从印度东北部边境 小镇雷多出发至缅甸密支那后,分成南北两 线。南线经缅甸八莫、南坎至中国畹町。北 线经过缅甸甘拜地,通过中国猴桥口岸,经 腾冲至龙陵,两线最终都与滇缅公路相接,



修筑滇缅公路场景复原图。(图片均拍摄于滇西抗战纪念馆)

全长1730公里,其中中国境内部分长632公里。中印公路于1945年1月全线通车,工程历时2年零3个月。 纵观修筑滇缅公路的种种铁器工具,大足五金人无不感觉似曾相识,这难道是"大

#### 三、大足铁器入滇抗战文献

1937年11月,重庆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。大足则成为了抗战后方的后方。

大足铁器人滇和支援抗战的历史记载 不多,也不系统。但从《大足县志》《龙水镇 志》《龙水小五金专辑》等各种史料的只言片 语中,却可窥见——

民国25年(1936年)4月,四川省政务视察员王化云《大足荣昌政务视察日记》载:"清季大足铁货,每年销路极宽,除供全川之用外,举凡川边、陕南,陇云、云贵北境,均抑给予是。"

民国26年(1937年)"七·七"卢沟桥事变后,重庆成为陪都。国民党军工厂工厂内的边角余料多又价廉,炮弹破片作刃口钢则质好,成为了龙水小五金的又一主要原材料来源,促进了大足铁器产业发展。8月,四川省巡视员黄宝轩《四川省第三区大足县建设视察报告》写道:"该县大宗出口为铁器,运往成渝滇黔各地,总值三十一万元。""煤铁均产于西山一带。""已开采之煤洞,前年计五十余家,铁厂有同福铁厂一家。""同福厂现年产铁九百三十吨。"煤年产一万二千六百八十吨。"

1941年时兴拉壮丁,役政大坏,大足人心惶惶,时有徒失其师,师失其徒者。龙水

小五金业中有青壮年300多人逃往云南、贵州躲壮丁,设炉生产,收徒传艺。其小五金

技艺传播于省内外,以云、贵最多。 民国《大足县志》卷一《物产》记载:"业 铁器者,龙水有铁货行一,凡附近乡镇所制 铁器,皆入行销售……重庆夏公孟是主营剪 刀的很有名气的老商号,与龙水经营小五金 的本一商号周子雨交易,往来密切,也是老 主雇……成渝两地客商来镇长住,有设庄收 购者。""1943年,重庆夏公孟商号为军政部 生产十字镐,在重庆江北开办军政部十字镐 厂。该商号经营者之一陈瞧生来龙水,找经 营剪刀的周子雨协商,于大足玉龙场办分 厂,有工人40余名,专产十字镐。约半年多 时间,产20万余把,支援抗日前线。龙水小 五金生产人数恢复到近3000人。"

## 四、大足铁器参援滇缅公路建设之历史背景

窥视相关历史的各条脉络,大足铁器参 援滇缅公路建设之历史背景实乃有迹可 循。其源流主要有三:

一是生产要素具备。《新唐书·地理六》记载:永川······有铁、巴川(今铜梁)有铁····· 嘉庆《大足县志》卷八"杂记·玉口金鸣"写道:"此山(玉口山,今玉龙山)在龙水镇东南,双峰对峙,列肆当中,比屋人家,以冶为业。当炉火纯青,铮铮四起,非丝非竹,余韵铿锵,直疑天台赋手,从玉口中齐作,掷地金声。"冶就是炼铁,将毛铁锻打成条铁,专供龙水铁器生产。这表明玉龙在嘉庆年间已 有成熟的冶铁技术。"煤铁均产于西山一带。""已开采之煤洞,前年计五十余家,铁厂有同福铁厂一家"。这也表明大足铁器产业链较为完善。民国时期,大足成为全川三大主产区之一,鼎力巴蜀,从而奠定了中国西南地区铁器制造要素基础。

二是制造工艺成熟。大足铁器起于晚唐,发端于冷兵器。唐末巴蜀境内的"三川之战"二十余年、南宋合川"钓鱼城保卫战"三十余年,大足冷兵器纵横疆场,累建奇功。尤其唐末以来,大足石刻兴起,绵延数百年,贯穿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,铁器"军转民用"后,铁锤、铁锹、钢钎、雕刻刀、斧子、铁锯、木工刨刀等匠作工具以及农用工具、生活用具也随之兴起,固有"铁锤声声响宝顶,百炼匠具忙龙水"之说。通过世代传承至今,生生不息。大足因此有中国西南地区著名的铁器基地之称。滇缅公路建设的铁器工具——锄头、十字镐、铁铲、撬棍、钻子、大锤、炮杆等,对大足铁器制造而言,可谓"小菜一碟"。

三是行商设庄传播。从传播路线看,铁 器在古代主要是通过茶马古道进入云南,再 到缅甸、越南等地。从传播方式看,铁器主 要是由行商传播。史料载,光绪十五年 (1889),建八景宫作老君会馆,时有铁器坐 商李发号、一品号等10家商号。抗战初期, 龙水镇坐商增至60多家,起到组织货源之作 用。民国十年(1921年),龙水彭某等肩运 刀、剪、锁去云贵边境转销缅甸、越南。重庆 夏公茂商号陈樵生,宜宾刘大爷及河南、山 东、成都客商长期驻龙水悦来旅栈等处设庄 收购。夏公茂于1943年在玉龙场合作开办 十字镐厂,卖给军政部支援抗日前线,等 等。由此可见,抗战期间,这些铁器工具进 入滇缅公路工地自然也颇有可能。雍溪乡 缅甸归侨颜孝泽曾讲到:"我是1946年去的 缅甸,常见云南保山、下关一代边民去缅甸 出售龙水小五金,如'将军不下马铁锁'、刀、 剪等。有的是货币交易,有的是以物换物。"

以上种种罗列繁多,但总体而言,相关 史料中未曾见得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组织 动员龙水大规模生产铁器工具的记载,也 未曾见得政府大规模采购大足铁器的文 献。滇缅公路滇西20万民工历时九月使用 的筑路铁器工具及生活用具的数量极其庞 大,当然也不全是大足所造。而抗战期间大 足铁器进入滇西的民间贸易行为事实存在, 考虑到既是民间贸易,史料难以周详,也不 足为怪。

大足铁器参援滇缅公路建设,不在乎于记载多少、数量多少、品种多少,只要抗战救国有"我",足矣!